

# 良渚闪石玉料及其产地问题探讨

徐琳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故宫博物院藏传世良渚文化玉器的观察,认为良渚玉器使用的闪石玉料主要有两类:第一类为不带斑杂结构的玉料,以清宫旧藏的矮节扩孔玉琮为代表,玉质较为细腻,以青(黄)绿色为主基调,部分玉器中带有水豆状结构和糖色与辽宁岫岩所产的闪石玉相似,推测此类玉料来自东北岫岩,在良渚早中期通过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交流到太湖流域,为良渚高等级贵族所用,主要流行于良渚文化早中期。第二类为带有斑杂结构的玉料,以故宫博物院所藏高节玉琮和部分玉璧为代表,玉质结构较粗,带有各种斑晶结构,以绿色及深绿色为主基调,推测玉料来源为良渚文化区附近。第二类玉料在良渚文化早中期开始使用,后在晚期第一类玉料大量减少的情况下成为良渚治玉的主要来源。

**关键词** 故宫博物院 良渚玉器 两类闪石玉料 玉料来源 斑杂结构 岫岩闪石玉

## 一 绪论

良渚文化玉料及其来源问题,因为涉及到跨学科研究,一直都是良渚玉器研究中较为薄弱的环节。考古发现的2万多件良渚文化玉器,只有约几百件玉器经过科技检测,好在所检测者一般都选用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器物。通过地质学界专家多年的参与,研究者对一些良渚典型遗址如吴县张陵山和东山、武进寺墩、江阴高城墩、上海青浦福泉山、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群等地出土的代表性良渚玉器,均进行了材质检测,结果是出土物以闪石玉(即真玉器)为多,但也有部分叶蛇纹石玉,并且等级越高的墓地闪石玉的比例越高<sup>〔1〕</sup>。

对于传世良渚文化玉器的检测,根据各博物馆馆藏情况和检测数量考察,目前发表的资料并不太多。笔者在2019年故宫博物院举办“良渚与古代中国——玉器显示的五千年文明”大展前,曾拣选出院藏56件良渚玉器,请本院科技部同仁使用拉曼光谱仪、红外光谱仪和能谱仪三类仪器分别检测,相互参

---

〔1〕 闻广《苏南新石器时代玉器的考古地质学研究》,《文物》1986年第10期;闻广、荆志淳《福泉山与崧泽玉器地质考古学研究——中国古玉地质考古学研究之二》,《考古》1993年第7期;顾冬红、干福熹等《江阴高城墩遗址出土良渚文化玉器的无损分析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0年第4期;郑建《吴县张陵山东山遗址出土玉器鉴定报告》,《文物》1986年第10期;干福熹、曹锦炎等《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群出土玉器的无损分析研究》,《中国科学:技术科学》2011年第41卷第1期。

〔图一〕良渚文化蛇纹石质琮式玉管(故95081)  
故宫博物院藏



〔图二〕良渚文化蛇纹石质光素玉管(故225325)  
故宫博物院藏



校。检测结果主要是：54件为真玉器，均为透闪石—阳起石矿物序列，有部分颜色较深的玉石，经检测矿物成分中含铁量较高。另有一件琮式玉管〔图一〕和一件光素玉管〔图二〕，检测为蛇纹石<sup>〔1〕</sup>。笔者此后拣选出来的47件良渚玉器，目前还没有经过仪器检测，但与第一次检测比对，目测基本也是闪石玉。

不过，对良渚玉器玉料的研究仅仅停留在材质是否为闪石玉上还远远不够。就考古出土玉器而言，笔者认为目前需要跳出仅拣选代表性玉器的框架，最好是以墓葬或遗址为单元对所有出土玉器进行检测，这样可以明确其中真正闪石玉器与其他材质玉器的占比情况，由此可对比不同等级墓葬、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出土闪石玉器的情况，进而对良渚社会不同等级占有真玉器的程度及其部族属性作进一步研究。

检测玉料材质的最终目的是解决玉料产地问题，这也是汉代以前玉器研究中难度最大的一个课题，其主要原因在于目前可能进行产地分析的科技检测基本都需要对文物样品进行有损取样，而文博单位的藏品只能进行无损分析。这一矛盾难以解决。地矿界学者曾尝试通过微量元素等指征解决这一问题，如20世纪90年代，江苏溧阳小梅岭发现了透闪石玉，一度被考古界和地质界的专家认为是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玉料的来源<sup>〔2〕</sup>。但在以后的科技检测中，发现小梅岭玉石样本中锶(Sr)的含量明显高于反山遗址、高城墩遗址等出土的玉器。地质学家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小梅岭玉石的侵入岩或镁质碳酸盐中Sr含量偏高，在成矿过程中与中酸性热液的交代反应进入生成的透闪石，使得生成的透闪石玉中Sr含量也较高。故地质学界专家认为目前尚不支持良渚文化玉料来源是“就近取材”梅岭玉的观点<sup>〔3〕</sup>。

所以，目前对良渚玉料来源判断最直接的方法还是经验眼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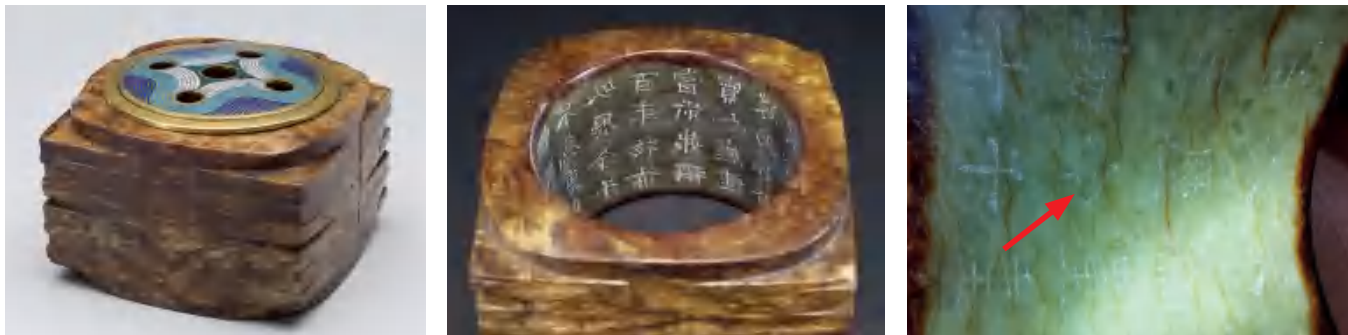
考古出土的良渚玉器，尤其是余杭良渚遗址群出土的玉器，多已受沁为鸡骨白色，从玉器表面很难看出玉料的真实情况。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部分传世良渚玉器恰恰弥补了这一遗憾，在后世改制的过程

〔1〕 故宫博物院藏良渚玉器主要由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罗涵、李合、丁银忠、屈雅洁等几位研究人员检测，在此对她们的辛苦工作表示感谢。详细报告参见罗涵、徐琳、李合、屈雅洁、康葆强、张跃峰《故宫博物院藏良渚风格玉器的材质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22年第10期。

〔2〕 前揭闻广、荆志淳《福泉山与崧泽玉器地质考古学研究——中国古玉地质考古学研究之二》。

〔3〕 前揭顾冬红、干福熹等《江阴高城墩遗址出土良渚文化玉器的无损分析研究》。

〔图三〕乾隆御题带珅琅胆玉琮（新117974）及玉质中的水豆状结构  
故宫博物院藏



1

2

3

中，一些良渚玉器被切掉了表面的沁色层，露出原始的玉料本色，这为我们判断良渚用料的真实面貌提供了重要参考。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多件后世扩孔的良渚玉琮，经检测均为闪石玉，其中两件带有乾隆御题诗〔图三：1、2、3〕〔图四：1、2〕，类似者还有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件未刻御题诗的玉琮〔图五：1、2〕<sup>①</sup>，均为清宫旧藏品。这些玉琮内孔在乾隆时期或之前被重新扩孔打直，配上鎏金珅琅胆或铜胆改制为香薰。扩孔后的玉琮露出原本黄绿色或青绿色的玉料本色，而且还能看到玉质中有大小不一、分布不均的水豆状颗粒。三件玉琮外壁均保留有玉琮入土后所受的鸡骨白沁，但已被盘玩改色，变成深褐色。

通过这三件扩孔玉琮的颜色可以推测，余杭遗址群出土的鸡骨白沁良渚玉器的颜色——黄绿色或青绿色，是良渚文化玉器的基本色调。这种色调在出土玉器上其实也能隐约看到，虽然表面受沁较深，但打灯还是能够看到隐隐透露出的绿色，例如反山12号墓出土的玉钺〔图六〕等。青（黄）绿色为基色已成为学者们对良渚玉器玉料颜色的共识。

虽然良渚玉器是以绿色为基调，但是结合玉质结构，其绿色材质又可分为深、浅、斑杂等多种形态。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传世良渚玉器，因盘玩、改制，或者因出土较早以及埋藏条件等因素，大多数肉眼可

〔图四〕乾隆御题玉琮（新117975）及内壁孔内玉质中的水豆状结构 故宫博物院藏



1

2

〔图五〕带珅琅胆玉琮及内孔扩孔显露的玉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1

2

① 邓淑萍《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新石器时代玉器图录》，台北故宫博物院，1992年，图107。

〔图六〕玉钺鸡骨白色沁及打灯看效果（M12:100）

反山M12墓出土  
采自浙江省人民政府、故宫博物院编《良渚与古代中国——玉器显示的五千年文明》，故宫出版社，2019年，第192、195页图



1



2

〔图七〕玉兽面纹镯

江苏吴县张陵山4号墓出土  
采自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第7卷，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8页图



〔图八〕三节人面纹玉琮

广东海丰田乾镇出土  
采自前揭浙江省人民政府、故宫博物院编《良渚与古代中国——玉器显示的五千年文明》，第173页



见玉质的本来色调。结合材质结构，笔者将这些闪石玉大致归为两类：不带斑杂结构的玉料（第一类）和带有斑杂结构的玉料（第二类）。

## 二 第一类玉料

这类玉料一般为黄绿色或青绿色，玉质较为纯净、均匀、细腻，部分带有些许水豆状圆形或不规则结构，但不见斑杂结构，见前述被改制为香薰的玉琮玉料。

考古出土者中亦有玉质显现良好的类似玉器。细腻者如江苏吴县张陵山4号墓出土的良渚文化玉兽面纹镯〔图七〕和玉蛙，江苏高淳县朝墩头遗址12号墓出土的良渚文化玉人等<sup>〔1〕</sup>，呈现出非常均匀的黄绿色调，估计埋藏条件较好，因而较少受到鸡骨白沁。另外，广东海丰田乾镇出土的三节人面纹玉琮，几乎未有鸡骨白沁，黄绿色的玉质细腻，内部偶有水豆状结

构，从纹饰造型上看，应归属于良渚文化玉琮〔图八〕。类似者还有多件，如金沙村遗址出土的十节人面纹高玉琮等，应为后世收藏的前世良渚文化玉琮。

这类玉器的用料经检测均为闪石玉，但学界对其产地却有不同看法。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闻广先生最早于1986年就对张陵山4号墓出土的玉兽面纹镯等一批玉器进行过检测，认为当时检测的玉器与目前已知产地的软玉的显微结构不相似，可能是“就近取材”于附近地区已被遗忘的古矿床<sup>〔2〕</sup>。不过1998—1999年，闻广先生开始注意到这类玉料的特殊性，并提出：红山文化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半透明度较佳且颜色偏黄的透闪石软玉，也称为青黄玉及玳黄玉，现代辽宁宽甸也产有此类玉料。而颜色相似、材质相近的玉料在张陵山四号墓（WZM4）所出20余件玉器中曾被发现。因此，判断这类玉料的文化归属时，应考虑到玉料的沿用关系<sup>〔3〕</sup>。这是学者第一次将良渚玉器用料与红山文化玉料联系起来，但闻

〔1〕 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第7卷，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8页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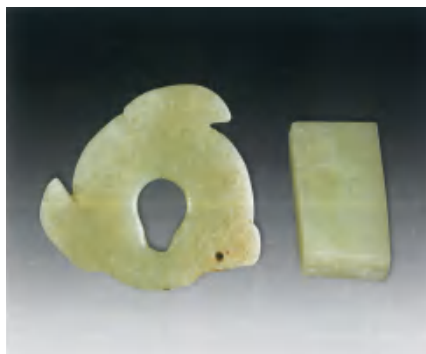
〔2〕 前揭闻广《苏南新石器时代玉器的考古地质学研究》，第46页。

〔3〕 闻广《中国大陆史前古玉若干特征》，邓聪主编《东亚玉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年；《中国史前古玉若干特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良渚文化研究——纪念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在后一篇论文中，闻广先生谈到了沿用关系。

〔图九:1〕玉牙璧、玉斧与岫岩闪石玉矿标本对比

辽东半岛吴家村遗址出土

采自王时麒、赵朝洪、于洸等《中国岫岩玉》，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56页图



〔图九:2〕小玉璧 (M22:5) 与岫岩闪石玉料对比

野店遗址M22出土

采自前揭《中国岫岩玉》，第156页图



〔图九:3〕花形璧 (M49:15) 与岫岩闪石玉料对比

野店遗址M49出土

采自前揭《中国岫岩玉》，第156页图



〔图九:4〕小玉璧 (M47:12) 与岫岩闪石玉料对比

大汶口文化遗址M47出土

采自前揭《中国岫岩玉》，第156页图



广先生并没有认定良渚玉料来自辽宁岫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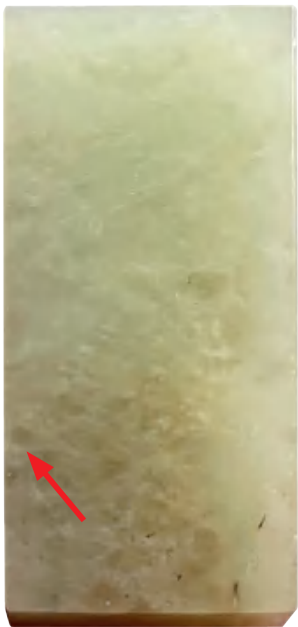
2001年北京大学地质系和考古文博学院的专家联合组成岫岩玉研究组，综合运用地质学、宝石学 and 考古学等多学科对岫岩地区玉矿进行深入调查与研究，并

对红山文化、辽东半岛小珠山文化、山东半岛后李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等多地出土玉器标本与岫岩玉标本进行了比重、颜色和外观等多项观察。经过多年调查研究，专家们不仅认为岫岩闪石玉是红山文化玉料的主要来源地，也基本认为辽东半岛广鹿岛吴家村遗址出土的玉牙璧、玉斧等小珠山文化玉器及山东半岛野店遗址、大汶口遗址等地出土的玉器和岫岩玉矿标本，都有非常多的相似性〔图九：1、2、3、4〕。同时，考古学者还认为，辽海地区的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小珠山文化等同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交流，并不仅仅局限于制陶技术方面，在用玉习俗乃至玉料的贸易方面，交流也是显而易见的。山东半岛及其附近地区的闪石玉玉器原料主要是通过辽东半岛、庙岛群岛输入的。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应是通过环渤海西侧的通道实现的<sup>〔1〕</sup>。

古方先生曾对良渚玉器玉料来源进行过大胆推测，认为其玉质细腻纯净，透明度较高，颜色为黄绿和深浅不一的绿色这类玉料，其外观与江浙一带所产玉料截然不同，而与辽东半岛岫岩所产软玉极为相似。因此，良渚玉器部分玉料可能来源于辽东半岛。岫岩软玉的传输路线是从辽东半岛南部沿海出发，渡过渤海海峡到达胶东半岛，再向西南入山东腹地，折向南到江苏北部进入良渚文化分布区。在这条玉材传送路线上，起运输中转作用的是辽东半岛的原始部落和以大汶口、龙山文化为代表的山东地区原始

〔1〕 王时麒、赵朝洪、于洸等《中国岫岩玉》，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56页。此书虽没有将辽宁岫岩玉料与良渚玉料联系起来，但认为岫岩玉料不仅是红山文化玉料的来源，也输出到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后来的龙山文化。

〔图十〕现代岫岩透闪石玉中的水豆状结构



〔图十一〕良渚玉琮射口受沁状，有水豆处受沁少  
故宫博物院藏



1



2

部落<sup>〔1〕</sup>。

笔者也曾对辽宁岫岩、海城一带的闪石玉矿进行过考查，海城地区的析木玉(为闪石玉)颜色较深，材质细腻均匀，仅部分与红山文化及大汶口文化出土玉器相似，但与良渚文化玉料不太相似。但岫岩地区所产的闪石玉矿，常常带有黄、绿色调，当地人称为黄白料，这种玉料颜色从黄白色、黄绿色到深绿色不等，从外观看不仅与红山文化玉器用料较为一致，也与良渚玉器中第一类玉料十分相似。

闻广、王时麒、古方等诸位先生均是以颜色将岫岩玉料与良渚玉料联系起来。不过，笔者在观察故宫博物院所藏部分良渚玉琮时，发现其玉料材质中有一个突出特点，即许多玉料中带有水豆状结构，大小不等，水豆部分的透明度比其他部分更好，这是目前所见其他地区玉矿较少见到的特征。两岸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三件重新扩孔的玉琮内壁，均有明显这样的结构。笔者也曾请故宫博物院科技部的同事检测这一区域的材质，结果是和旁边一样，依然是闪石玉质，没有区别。

这一独特的水豆状结构和辽宁岫岩所产的同色玉料中的结构高度相似〔图十〕。据当代玉雕者告知，岫岩闪石玉在雕琢时，会明显感到水豆部分较其他部分更硬一些。从故宫博物院传世良渚玉器的沁色变化，可以看出有水豆结构的地方，受沁程度较之没有水豆结构的部分轻。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件良渚玉琮射口部分〔图十一：1、2〕，水豆结构密集，基本没有受沁，这很可能和水豆处硬度较高、结构致密有关。

除了水豆结构外，良渚第一类玉料还有另一种特征和辽宁岫岩闪石玉高度相似，即一些出土的良渚玉器外表能看到成片的红褐色，如反山12号墓出土的玉墩〔图十二〕和玉琮〔图十三〕。笔者认为这种颜色并非入土后的沁色，而是玉料本身所带的糖色，是制作前玉料已有的颜色。

糖色是闪石玉料中常见的次生色，和玉料形成过程中受自然界雨水、日光、空气的影响有关，在山料中常见，偶尔在子料中也会出现。辽宁岫岩玉矿海拔不高，不到500米，玉矿露头部分很多，故而山料以及滚入河中的河磨子料中均多见糖色〔图十四〕，笔者于2004年也亲自考察过岫岩细玉沟的现代玉矿，不高的山顶上就有古代开采的玉矿坑。

岫岩闪石玉矿蕴藏量较大，既有山料也有河磨子料，采集相对容易，故

〔1〕 古方《良渚玉器部分玉料来源的蠡测》，《华夏考古》2007年第1期。

而从史前就有使用，时至今日也一直在开采。20世纪80年代以后，因其玉料结构和颜色与红山玉器、良渚玉器有高度的相似性，成为制作赝品的首选玉料。余杭瓶窑地区就有不少这样的仿古玉作坊。经笔者走访了解，其高仿者一般都用硬度较高的岫岩闪石玉。如果做鸡骨白沁和纹饰，也会用岫岩黄绿色的蛇纹石玉。蛇纹石硬度低，容易做旧沁色和雕刻，仿品从玉料上看与真品的相似度极高，且料值不高，做旧成本很低。

综合以上特征，笔者认为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带有水豆结构的扩孔玉琮所用玉料及考古出土的类似玉料，可能来源于辽宁岫岩的闪石玉。因文物需要无损检测的限定，目前用科技手段来证实玉器文物玉料的产地还在探索之中，希望将来随着科技的进步能够得以实现。

### 三 第二类玉料

此类玉料为具有较多斑晶结构，颜色深浅不一，以绿色与深绿色为主，质地并不细腻的闪石玉料。故宫博物院所藏这类玉料主要集中在高节玉琮及部分玉璧上。玉璧颜色有青绿〔图十五〕、深绿〔图十六〕、墨绿〔图十七〕，玉质内多带有大大小小的晶体和斑杂结构，这样的结构大多排列无序，但也有如棉针般顺向排列的，如〔图十八〕玉璧。

故宫博物院所藏的8件高节玉琮虽然有部分受沁，但不严重，可以很明显看出玉质本色及玉质中大量的斑杂结构〔图十九至二十二〕，颜色为深绿色到墨绿色不等，经检测，这类带斑晶结构的玉器，玉质中含铁量相对较高，

〔图十二〕反山M12出土玉墩上的糖色  
采自前揭《良渚与古代中国——玉器显示的五千年文明》，第208页图



〔图十三〕反山M12出土玉琮料中所带的糖色  
前揭《良渚与古代中国——玉器显示的五千年文明》，第216页图



〔图十四〕现代带有糖色的岫岩闪石玉料



〔图十五〕斑杂结构玉璧（青绿，故83998）  
故宫博物院藏  
采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下），文物出版社，2005年，彩版897、898图



〔图十六〕斑杂结构玉璧（深绿，新127418）  
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七〕斑杂结构玉璧（墨绿，新127860）  
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八〕玉璧中棉针般顺向排列结（故95744）  
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九〕十二节神人纹刻符青玉琮及局部斑杂结构（故96000）  
故宫博物院藏



〔图二十〕十一节神人纹刻符青玉琮及玉料中斑杂结构（故103955）  
故宫博物院藏



尤其是颜色较深的玉质器。

类似玉料的高节玉琮在良渚晚期墓葬多有发现，例如江苏武进寺墩3号墓就出土有多件〔图二十三〕。而目前考古发掘的良渚玉石作坊均是良渚晚期的治玉作坊，其中发现了丰富的玉料，如位于良渚遗址群北部的“塘山玉石作坊遗址”。土垣遗址 T12(4)：19 玉料，除了局部琢磨出内芯的玉色之外，外表保留了完整的砾石面，说明当时玉料就是河砾的形态<sup>〔1〕</sup>。另外钟家港古河道南段及东岸钟家村台地上<sup>〔2〕</sup>、湖州市德清县雷甸镇杨墩中初鸣遗址群也发现了数量众多的玉料和治玉作坊遗址。中初鸣遗址群发现有玉料、磨石、边角料和以玉锥形器、玉管为主的半成品，发掘者推测此处为以小型家庭作坊模式为主的治玉作坊遗址。塘山与钟家港出土玉料以闪石玉为主，中初鸣遗址群出土玉料以蛇纹石为主<sup>〔3〕</sup>。推测良渚晚期在良渚文化地区可能发现了蛇纹石矿。

如此，则第二类良渚玉料可能是“就近取材”或“就地取材”而来。虽然考古学家对这些玉料是子料还是山料的认识并不统一，但大多数学者将玉料来源的目标聚焦在浙江天目山脉及江苏地区，只是直到现在依然没找到闪石玉矿，故这类玉料的具体来源地还是待解之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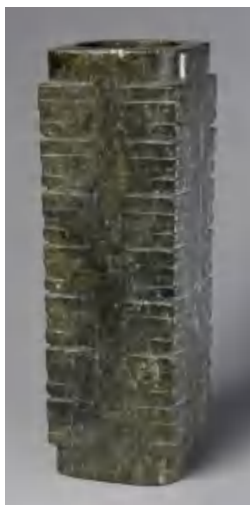
以上两类闪石玉料的分类，是笔者对故宫博物院所藏传世良渚玉璧、玉琮的观察而来。对于那些已受沁为“鸡骨白”“象牙白”的良渚玉器，笔者认为并不应该将其单列为一类玉器，因若无受沁，其玉质基底色调应该也是青绿色或深绿色。这些受沁较深的玉器，如果仔细观察，从沁色表面也能隐约看出原本

〔1〕 方向明《良渚文化玉器用料探秘》，《大众考古》2015年3期。

〔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古城综合研究报告》，文物出版社，2019年。

〔3〕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清县博物馆《浙江德清县中初鸣良渚文化制玉作坊遗址群的发掘》，《考古》2021年第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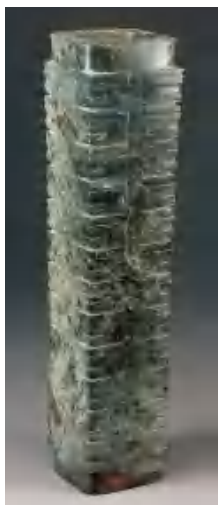
〔图二十一〕七节神人纹玉琮  
(新93170)  
故宫博物院藏



〔图二十二〕七节玉琮  
(新127866)  
故宫博物院藏



〔图二十三〕寺墩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  
十二节玉琮  
常州博物馆藏  
采自前掲《良渚与古代中国——玉器显  
示的五千年文明》，第14页图



〔图二十四〕受沁较深但依然看到斑驳结构的玉璧  
(故83948)  
故宫博物院藏



玉质的细腻程度，对应的也是前述两类玉料：第一类玉料受沁后可能多为均匀的鸡骨白色，使用者等级较高，良渚晚期已不存在。方向明先生对比寺墩、江苏高城墩及良渚遗址群的玉料后，认为到了良渚文化晚期阶段，支撑社会意识形态的用玉制度中的关键——玉料资源出现了枯竭<sup>〔1〕</sup>。这一现象和第一类玉料主要应用于良渚早中期的情况也较为吻合。第二类玉料即使受沁为鸡骨白色，在表面亦能看到斑驳的块状结构。如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块玉璧〔图二十四〕，虽受沁较深，依然能从表面看到不规则的斑块，如果不受沁，推测玉质应归入第二类玉料。

假如第一类玉料来源和东北地区有关，按照目前公布的考古学年代，红山文化晚期的时间段在公元前3500至公元前3000年，而良渚文化的时间线在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300年，那么，即使良渚玉器出现的时间在公元前3000年，其与红山文化晚期晚段也可能有一定的时间交集。另外，比良渚文化早的太湖流域崧泽文化，其龙形玦造型明显受到红山文化的影响，玉料也类似于岫岩闪石玉，不排除崧泽文化时期已经有岫岩闪石玉料流入到太湖流域。

李新伟先生曾从史前玉器反映的宇宙观入手，提出中国东部地区在史前复杂社会出现的时期，辽西红山文化和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及良渚文化建立过特殊的社会上层交流网<sup>〔2〕</sup>。红山文化玉器使用岫岩的闪石玉作为玉料来源已经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认可。如果这个上层交流网确实存在，那么在红山晚期及良渚早中期，良渚人群和红山社会或其继承者就发生过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从而得到了一批质地非常好的玉料。随着红山社会的衰落，两个族群不再有相对密切的上层接触或其他间接方式的接触，良渚

〔1〕 前掲方向明《良渚文化玉器用料探秘》。

〔2〕 李新伟《中国史前玉器反映的宇宙观——兼论中国东部史前复杂社会的上层交流网》，《东南文化》2004年第3期，第71页。

〔图二十五〕玉质斑杂的玉璧（M20:182）

反山20号墓出土 采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下），文物出版社，2005年，彩版897、898图



文化高等级贵族无法再得到更多的东北地区的玉料，转而大量使用本地所产的质地相对较差的玉料，即第二类玉料。

第二类玉料估计在良渚早中期已开始使用，在考古出土的一些受沁不深的玉璧中就呈现出这样的玉质。例如属于良渚文化中期偏早阶段的反山20、23号等墓，距今约5000—4800

年，出土了多件玉质斑杂的玉璧〔图二十五〕<sup>〔1〕</sup>，俗称为“鸭屎青”。这类玉料在良渚文化使用时期虽然较长，不过良渚早期因有较好的玉质细腻的玉料，用途并不广，主要用在光素不需雕刻纹饰的玉璧上，但后期可能由于好玉料的减少或不易得到而开始大量使用，一些纹饰简化的高节琮就使用这类玉料，甚至一些低等级墓葬会用蛇纹石玉来代替硬度高的闪石玉。

虽然目前还未找到第二类良渚玉料的来源地，但从发现的治玉作坊看，玉料产地应距良渚文化区不远，正如一些学者认为的：“太湖流域的史前玉器的原料应当产于本地区的天目山脉、宜溧山脉及茅山山脉的个别山体中。”<sup>〔2〕</sup>笔者认为其说更适合第二类玉料，并寄希望于以后更多的地矿调查。

## 四 结语

通过对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传世良渚文化玉器的研究，笔者认为良渚玉器使用的闪石玉料主要有两类：第一类为不带斑杂结构的玉料，以清宫旧藏的矮节扩孔玉琮为代表，玉质较为细腻，青（黄）绿色为主基调，部分玉器中带有水豆状结构和糖色与辽宁岫岩所产的闪石玉相似，推测此类玉料来自东北岫岩，在良渚文化早中期通过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交流到太湖流域，为良渚高等级贵族所用，主要流行于良渚早中期。第二类为带有斑杂结构的玉料，以故宫博物院所藏高节玉琮和部分玉璧为代表，玉质结构较粗，带有各种斑晶结构，以绿色及深绿色为主基调，推测玉料来源为良渚文化区附近。第二类玉料也是在良渚早中期开始使用，后在良渚晚期第一类玉料大量减少的情况下成为良渚治玉的主要来源。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器物部〕

（责任编辑：何 芳）

〔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下），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297页，彩版897、898图。

〔2〕 蒋卫东《良渚玉器的原料和制琢》，前揭《良渚文化研究——纪念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